

民俗采风

庙小神气大

王锦远

据《牟平县志》介绍,以前,几乎在每个村庄的村头巷尾,皆有一座土地庙。可谓是村庄有多少,土地庙就有多少。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形形色色、成百上千的土地庙,大都被当作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毁于一旦。如今在牟平,只有几个小山村尚残存着一座半座土地庙,默默地承载着我们父辈或祖辈们那丝丝缕缕的乡愁。

在我们村东的一处小山坡上,也曾有一座孤零零的土地庙。据村中父老讲,这个土地庙建得很早。先祖们迁来不久,就在所居之地东边建了一座土地庙。因当时条件有限,庙的规模很小,单间单屋,只有五六平方米,由就地取材的十几块石头垒成。庙虽小,却五脏俱全,也有阶、台、案和神像等,神像即土地爷像,是庙内的主角,由一块整石雕琢而成。

胶东一带,土地庙里的土地爷又称福德正神。为何称福德?说法多种多样,而流传最广最久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福德的全名为张福德。他是周朝的一位高官,生于二月初二,自小就聪明伶俐,且颇有孝心。他三十六岁时,被周武王慧眼相中,提拔为周朝的税务总官。张福德上任后,为官清廉,公正无私,且兢兢业业,仁民爱物。或许是张福德的丰功懿德感动了上苍,他一直干到周穆王三年才寿终正寝,享年一百零二岁。张福德在任时曾资助过的一位贫苦百姓感其恩,在张福德去世后,以四块大石垒成石屋,并在屋内供奉雕刻有张福德的石像。半年后,这位贫苦百姓如获神助,一举脱离苦海,由贫转富。周围百姓见之,皆羡慕不已,便有样学样,纷纷出资,在原石屋的基础上建庙一座,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塑造了一尊张福德的金身,名之为“福德正神”,并天天在塑像前顶礼膜拜,以期福德保佑,出现奇迹。

从此之后,民间便沿袭成规,将农历二月初二也即张福德生日这天,当作了土地爷的生日。当然,这一天也是土地爷最为风光的时节,家家户户都要画灰圈、点熏香、燃放鞭炮,并坚持到土地庙前焚香致祭,祈祷土地爷保佑一方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所谓枣越捎越少,话越传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爷的传说也越传越神,不仅管起了地政,还负责起了财政、德政等。也就是说,不论是种地、做生意还是做人,皆由土地爷说了算。到了明清时,土地爷的权力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村内的“邪神游鬼”也划归土地爷管辖。于是,每逢村人过世后,丧主的家人都要到土地庙里“报庙”“叫道”——上“户口”、打招呼,并且此后要一日三次到庙前进香烧纸,出殡的头天晚上还要到庙里给土地爷送盘缠,烦请其引领死者踏上轮回的道路。死者下葬后,孝子还要到土地庙前抓一把土带回家中,意思是得到了土地爷的批准,死者的土地和财产等便“合法”地转移到了孝子的名下。

再后来,生育女以及治病救人的权力也全都“划归”土地爷。一时

间,土地爷似乎成了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神。

据我村父老介绍,1912年,我们村有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患了痨病,相当于今天的肺结核。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南跑北奔,求医问药,银子花去了不少,病却始终不见好转。村里有一位好心人给出了个主意:不妨到土地庙前拜拜土地爷,让他老人家保佑保佑孩子吧!孩子的父亲也是万般无奈,带着孩子来到土地爷面前,又烧香又磕头,并向土地爷许了愿,如果孩子的病能够好转或者痊愈,情愿给土地爷新建一座“豪宅”——一个像模像样的庙宇。烧完香许完愿后,孩子的病果然逐渐好转并最终痊愈。于是,孩子的父亲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斥资在原处建起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土地庙。

这在当时而言,无疑是一件美事、盛事。此事过后,土地爷也被进一步神化,更被村人高看一眼。村人有事无事皆要到土地庙里向土地爷打个招呼。其实,稍微有点医学和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巧合或前一段医治的效果而已。倘若土地爷真的有此等本事,那么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何才四五十岁呢?

尽管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些做法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土地爷崇拜却在民间特别是乡村社会广为流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很多台胞转道香港回大陆探亲。我们村也有一位女台胞加入了这股回大陆探亲的热潮。这位女台胞是受父亲的委托而回乡的。她的父亲1947年在海州(现连云港市)做生意时,被溃败的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随国民党部队一路撤退到了台湾。自到台湾的第一天起,他就天天盼、夜夜盼,望眼欲穿,盼望着有一天能回到家乡。这一盼就盼了近40年。本来他在家中已经结婚,且育有两子,到了台湾后,见回乡无望,再加之一个人孤孤单单,于是,又重新成家且育有三女。这次在送女儿回大陆之前,他反复叮嘱女儿一定要在村里的土地庙前上香烧纸,并要从土地庙前抓一把土带回来。女儿将父亲的叮咛一一记在心中,回村的当天就要求到土地庙里上香烧纸、抓土。可是一打听,才知道土地庙早已被毁。可她还是来到村土地庙的遗址前,抓取了一大把泥土,用手帕紧紧地包好,放在自己的行李箱中,带回了台湾。

后来,听这位台胞的家人讲,当她的父亲在第一时间见到女儿带回来的这包土地庙前的泥土时,便大哭一场。以后每年的大年三十,她的父亲都会将这包泥土放在供桌前,招呼全家老少向着泥土顶礼膜拜。再后来,一些山东老乡得知她从家乡带回了一包泥土后,便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将泥土分些给他们,以慰自己的思乡之情。老父亲便将泥土分成了十几个小包,一一送给了这些山东老乡。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居然重若千斤,成了台胞们心目中的神圣之地。其实说到底,哪里是土地庙和土地爷神圣,神圣的分明是亲人,是家乡,是可爱的祖国。

所城张家再续家谱

张凯顺 撰文/供图



3月3日上午,在所城里的张氏宗祠,“奇山所城张氏新家谱请谱仪式”隆重举行。据现场的所城张氏后人说,所城张家上次续修《张氏谱书》,还是在清宣统三年(1911),时隔一百多年重修家谱,此次请谱仪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张氏后人参加。

在烟台,说起奇山所城,不得不提起所城张家。所城张氏一族是明代武略将军张贵家族的后代,明宣德年间从密云迁居烟台,从此扎根此地,繁衍生息600余年。张氏三世祖张昇自明宣德六年(1431)调任奇山守御千户所,是奇山所建置后首位到任的守御千户,成为奇山所城建设的奠基人。截至目前,张氏族群人口已达2万余人,数百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在明代便有抗倭名将张昇、张元

祐、张镛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张氏子弟踊跃参军参战,建立功勋,涌现出了在烟台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名列首位的张黎烈士等众多战斗英雄。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以中科院院士张春霆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

所城张氏谱书自清乾隆年间开始编修,后在清代历经三次续修。这次时隔一百多年后的再次续修,在继承原谱书体例结构的基础上,破除了旧谱不记载女性的陈规,将家族中的女性收录入谱。谱书增设了《附录》卷,收录了《张氏大事记》《张氏人物志》《张氏民俗文化》以及明代朝廷对奇山所张氏颁发的诏书、册封文件等历史文献,丰富了谱书的内容,也为烟台本埠历史文化研究增添了翔实丰富的素材。

俺村有个棋盘街

林红宾

我的故乡坐落在大山之南麓,百十户人家,统统姓林,后来才有了几户杂姓人家。故乡地处山区丘陵,土地大多是山塘地,适合花生、地瓜、苞谷、谷子生长。早年雨水较多,庄稼长势良好,可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村老讲,自暮秋到腊月,村民牵着牲口、驮着驮子到烟台卖花生从未间断,自然而然就有了不少进项。

先民择泉而居,村东便是小河,河畔有一个很旺的泉水眼,村民就势扩为水井,供全村人食用。水井旁边有石臼和石磨,可舂粮米,可磨豆浆馇渣,调和饭食。小河东岸有一排大柳树,皆枝繁叶茂,将河水掩映得绿莹莹的。鸟儿在绿荫里啼啭,知了在树上放歌。井台用水泥浆砌,光滑洁净。夏天的夜晚,人们都愿在此纳凉,讲故事,拉家常,好不热闹。有的嫌家里的土炕热,索性就在井台上酣然入眠。

村子中央有块地盘,十分平坦,方方正正,恰好有四排房舍,东西南北都有街道,形如棋盘,村民们就管它叫“棋盘街”。棋盘街是当年祖先迁徙而来时安村的首选之地,是故乡的发祥地。此处住着十几户人家,大多家境富裕,其中有一户地主。抗日战争时期,聂凤智校长率领“抗大”三分校的师生,在栖霞境内的牙山东麓几个山村和山林之中流动办学,培养出一大批干部。其时,故乡有五

六十户人家,仅棋盘街就有四名学生考入该校,加上房屋临近棋盘街的三个后生,共有七人投身革命队伍,这在当地一度传为佳话。在这七名学生中,有的担任过原山东省冶金厅厅长,有的在原南京军区担任过重要职务,有的担任过山东省社科联的领导,其余的都从事教育事业和地方行政工作。一个小小的山村居然出了这么多的人才,实在令人羡慕。

我参加工作之后,便离开了故乡,然而乡愁使然,时常回故乡探望。闲暇无事,总愿绕棋盘街信步徜徉,寻找一些被遗弃的历史文化残片,还原儿时的生活情景。

最近我又回了一趟故乡,特地在棋盘街转悠了一圈。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令我感慨颇多,唏嘘不已。故乡早已看不到粮田了,取而代之的全是果园,村民们依靠苹果发家致富。富则造屋,这是世代人的共识。年轻人嫌村内空间狭窄,车辆进出不便,都不愿将老宅修缮翻新,而是在村边大兴土木。如此这般,故乡如同一棵古树,树干中空。眼下,棋盘街只剩一位耄耋老人,形单影只、默默无闻地与老屋长相厮守。不仅是棋盘街,全村的青壮年几乎都进城打工去了,他们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买下了楼房,落下了户口,融入了城市崭新的生活,不再像父辈那样,周而复始地忙于春种秋收……